



新潮小说系列

LIANGJIA NUZI

洪烛·主编

和余志在一起，赵玮青回到了自己愿意的位置，甚至可以做出被迫无奈的样子，这简直不可拒绝，就好像这次是她把自己交给了对方。

良家女子

LIANGJIA NUZI

张
旻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良家女子

张旻◎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家女子 / 张旻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8

(黑马丛书·新潮小说系列)

ISBN 7-5059-4705-2

I. 良…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732 号

- | | | |
|------|-----------------------------|----------------|
| 书 名 | 良家女子 | 黑马丛书·新潮小说系列 |
| 作 者 | 张 旻 |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 (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 责任编辑 | 李金玉 |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 印 刷 | 霸州市长虹印刷厂 | |
| 开 本 | 850 × 1168 | 1/32 |
| 字 数 | 236 千字 | |
| 印 张 | 11.5 | |
| 插 页 | 2 页 | |
| 版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书 号 | ISBN 7-5059-4705-2/I · 3683 | |
| 定 价 | 19.60 元 |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 1 / 良家女子
- 37 / 魅力
- 60 / 路过
- 77 / 艺术摄影
- 122 / 市区人李清泉和我
- 146 / 从我们搬家说起
- 163 / 意外事件
- 177 / 了结三章
- 206 / 不要太感动
- 244 / 初三
- 280 / 父子行
- 294 / 陶维宁与众不同的孤独和欢乐
- 309 / 林玉梅
- 332 / 情爱故事新编



良家女子

赵玮青在私生活方面有点意外是从她的一个生日之夜开始。其时她结婚四年多，儿子两岁。对方和她同姓，叫赵中华，宝山区人氏。那晚，赵玮青邀请幼儿园的几位年轻同事一起去她们常去的文化宫舞厅跳舞，在那儿碰到了赵中华。那个人一次又一次地请她跳舞。类似情况以前也有过，但是赵中华不同的是，他就请赵玮青一个，如果赵玮青先被别人请走了，赵中华就退回去放弃这个舞，不另请任何人，包括赵玮青的同事。再者赵中华请赵玮青跳舞，一直动作规范，态度庄重，就是在跳慢四步舞时也这样。这时，灯光闭了，音乐绵绵袅袅，许多男子都在这会儿要求和女伴（不论认识与否）跳贴面舞。赵玮青虽然也是舞厅常客，但她不能接受这一“舞厅惯例”，她要么拒绝接受邀请，要么作好抵制对方的准备。通常对方的第一步是背后的手用力，把她的身体勾过去，第二步是俯下脸。赵玮青的对策也很绝，坚定地用手肘抵住对方肩膀，头扭向一边，半边脸让头发覆盖。对赵玮青的态度曾有人不满地讥讽她：小姐，你臂力很大，是不是当运动员的？的确，那些人在跳舞时还经常要和她说话，问她年龄，工作，何时再来，有的人还自说自话、喋喋不休、含糊不清地对她吹嘘自己，装



模作样地对她说普通话(洋泾浜)。但是那晚赵中华却始终保持有点拘谨的端庄的态度,而且从头至尾只主动对她说了一句话,那是在舞会快结束时,他礼貌地向她道别:“和你跳舞感觉很好,今天很幸运。”

要在以前赵玮青是不会回答的,但是这次她犹豫一下后,说:“是你带得好。你大概不常到这儿来吧,我好像没看到过你。”

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简单交谈了几句。果然,对方是第一次到这儿来玩,家住宝山区,今天过来看朋友。没想到,这两个人刚才还很矜持,这会儿一开口就显得近乎起来。对方还告诉了赵玮青自己的姓名和呼机号码,意思是:如果赵玮青也和他有同感,愿意和他跳舞,以后可以拷他。赵玮青又犹豫了一下,也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电话。

赵玮青就这样第一次和一个婚外的男人有了一层暧昧关系。不过,这层关系进展缓慢,在他们相处的两年里几乎一直在原地踏步。虽然第一年赵中华还没有成家,但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婚外性质。主要由于赵玮青的原因,那一年他们见面也不多。有时通电话,也不很方便。每次赵中华过来,赵玮青都仍约她的好朋友林玉红和她一块去舞厅,最早几次她们还不和赵中华坐在一起,后来赵中华自己主动坐过来。他们在舞厅见面也不方便交谈。后来有一次,赵中华对她说,今天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星期一赵玮青果然在传达室收到了他的信。以后他们有时就互相写信,不过也不频繁,而且,好像由于通信,他们见面的次数有减无增。他们写信语气认真,谈工作,日常生活,对一些问题、事件的想法等;他们在信中讲故事,关于身边的人的。但是他们从不谈





两人间的关系。赵中华后来在信中谈到过一个女孩，他的女朋友，赵玮青对此以过来人的态度自居，反应有点像老大姐。赵玮青有时也向对方谈自己的家庭，不过她只用陈述语气，不要对方回答的，如说她最近生了一场病，害得她先生天天为她端茶送饭，不过现已康复云云；又如说她先生最近到广州出差，给她买了一条很漂亮的裙子，令她要嫌今年夏天姗姗来迟。的确，赵玮青从无在信中心绪烦乱地向对方倾述过什么，似乎自己是一个对生活有充分把握力的自信满足的人，那么，这个要强的女子是如何看待和另一个年轻男子的关系的呢？

赵玮青也到宝山去过，不过，她仍请林玉红和她同行。赵中华带她们去宝山舞厅跳舞，他已准备对方不会一个人来，也带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大概有所误会，比三人都兴奋，对林玉红既殷勤又鲁莽，进舞厅后就一马当先坐在她旁边，好像最好还要带她换个包厢。他又话多，动作又多，跳舞时几乎使她不能动，下来后手还不松开。林玉红不得不拉赵玮青上洗手间向她抱怨，后者对赵中华说她朋友要走，原因请他去问他同学。也不知道赵中华是否提醒了他同学，林玉红后来表示不再跳舞。赵玮青陪她说话，两个女的肩挨肩头碰头好像久别重逢。赵中华和他同学就坐在旁边抽烟。

一天，赵玮青的先生去杭州出差，赵玮青主动拷赵中华。在舞厅，赵中华第一次只见到赵玮青一个人。舞会结束后，赵中华要回去了，这时赵玮青问他，你有事吗？赵中华不解地问，我现在还有什么事？赵玮青说，没事的话请陪我走走，我今晚可以晚点回去。赵中华疑惑地问，你老公没意见？赵玮青就一笑，说，没意



见,他现在在杭州。

两人已沿着人行道慢慢往前走。道上落着枯叶,光影斑驳。这会儿他们都没想到今夜他们从这儿出发会一直走到天亮。他们在次日清晨的车站分手,坐上相反方向的头班车各自回家。

虽然他们通宵散步有点荒唐,后半夜也有点冷,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那一幕(很容易想到):赵玮青邀请赵中华到她家去坐坐。他们好像随时要分手的(赵玮青只是说她可以晚点回去),但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回避和分手有关的话题,如时间、气温、疲倦等。这样,他们越走越远,尽量交谈,却没有目标,心不在焉。到天快亮时,他们好像如释重负,赵中华首先提到有点饿了。他们就去找一爿“永和豆浆”店吃东西(夜宵或早点)。然后在车站各分东西。

赵玮青这时心情很复杂。在空荡荡的早班车上,她望着窗外恍若隔世的晨景,街道和行人,不知该对自己说什么。她是否庆幸自己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她还是责怪自己一夜不归的疯狂行为?这真是没有想到,放在昨天也不相信,结果是这样,有什么还是没什么?……这时,快六点了,赵玮青到了家门口。她虽已疲惫得很,头昏脑涨,但还是在开门时被一个意外激灵了一下:应该反转两圈的防盗锁一转就开了。她脑袋轰一下涨大,呆立许久(感觉上),但还是进去了。

是她先生回来了,正躺在床上,这会儿支起脑袋看她,问:“你昨天晚上哪儿去了?”

赵玮青站在门边呆呆地看了她先生一眼,她应该有机会解释,如说自己回娘家去了,但她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先



生答：“十二点多。”赵玮青等了一下，说：“我现在想睡觉，待会儿和你说。”赵玮青就径自去隔壁儿子小房间躺下。

赵玮青在隔壁待了十几分钟，就回来了。她先生已靠在床上看报，赵玮青过去坐在他旁边，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她先生没反应，只抬眼瞥了她一下。赵玮青这时有点像自说自话，但她眼睛一直看着她先生。

“我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舞厅跳舞。”她这么说，“最近我有一个舞伴，宝山的，上次过生日碰到的。那次他对我说，他感觉和我跳舞不错，希望以后还能碰到我。他跳舞很正规，我也有同感。我是这么想的，我平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舞伴，经常还要做林玉红的男伴，而舞厅里的那些男的，大都是游手好闲之徒，不是来跳舞的，像他这样真正喜欢跳舞的不多，能和他做舞伴倒也不错。”

“不过，话虽这么说，我后来并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他也很少联系我，一般就是问我什么时候去跳舞。自从和他有了这样的舞伴关系，你知道，我一个月也最多出去一晚，而且每次仍和林玉红一块去。”

“昨天，我第一次主动约他来跳舞，而且也没有请林玉红陪我。我可以说这是礼尚往来，以前每次都是他请我；我也可以说我不不好意思老让林玉红来陪我。舞会结束后，我们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在舞厅门口分手，我对他说，去散一会儿步。好像我有什么打算。我的确想到，你不在家，我可以放松点。结果我们却越走越远，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我现在感到这件事有点荒唐。虽然没有什么事，我保证我



一点没想过带他到家里来,但我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好。我想这件事不应该瞒你,我也对自己说了,以后不再和他来往。”

她先生已闭上眼睛,放下书,好像干脆表示不要听。但赵玮青说完后,他忽然睁开眼睛,对赵玮青一笑说,你昨天晚上没有带他到家里来是对的。赵玮青说,不会的。她先生说,那个人也没有带你来,要不你们就要碰到我了,对吗?那你们会认为我是故意半夜回来的,但不是。

赵玮青的先生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不低,脸上挂着一丝隐晦古怪的笑容,像他的表达一样含意暧昧,不真不假。赵玮青的先生是一个性格阴柔、内向的男子,文质彬彬,惯于静处,平时除了工作上偶尔出差外,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不出门,没有交际,不打麻将,不喝酒,基本没有业余生活。这人又特别爱干净,有洁癖,不喜欢在外过夜。有一个情况也是他喜静怕闹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即他的体质似不佳,平时睡眠不好,精神不振,中医说他内热阴虚。所以韩大庆(他的姓名)虽然在家的时间比赵玮青多,但他基本不做家务。用赵玮青的话说,他在家里充当两种角色:一是保安(看门和接电话);二是“家里的另一个男孩”(接受她的照顾和服侍)。而赵玮青似乎特别要强、能干,已不知她在家里的角色是她的性格使然,还是她的环境所致。换一个角度,在她和韩大庆共同生活之前,韩大庆的性格颇得她的好感,“白面书生”,有教养,脾气好,不计较小节,而她也注意到,韩慢悠悠的谈吐,在紧要关头也不温不火,含而不露,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暧昧的幽默。

这一次,韩大庆的一番“原谅”和“庆幸”,也使赵玮青心烦意



乱。她的“句句实话”韩大庆是否信。韩大庆所言“那个人也没有带你来,要不你们就要碰到我了”云云,是不是话里有话?的确,她所谓和一个绅士一夜散步的故事是很令人感到蹊跷的,韩大庆也许正在提醒她,她不必强调自己没想到带那个人到家里来,这不是一定的。赵玮青好像这时心里才浮起一团很大的疑云,对啊,赵中华昨晚做了什么,他在想什么?

诚如赵玮青答应韩大庆的,那是她和赵中华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赵中华还给赵玮青写过信,打过电话。赵玮青的回信很简单,也没什么可写。赵中华在信中没提那晚散步的事,赵玮青也不谈。对于赵中华继续约她跳舞,赵玮青一一婉拒。赵玮青做得非常有信用、负责任,“闻过则改”。这样,他们之间又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赵玮青也许正由于不再和赵中华来往,她心安理得地继续去舞厅。有点变化的是(和以前),她现在基本只和林玉红一块去。似乎有点意外,不久,她的身边不知不觉又有了一个舞伴。这时,赵中华和她已基本不再联络。为什么说“不知不觉”,因为那个舞伴是本区人氏,文化宫舞厅的常客,她们早就认得他,既和他跳过舞,也谢绝过他的邀请,说不清楚他怎么在这一段就成了赵玮青的舞伴。这人名叫余志,最早是文化宫舞厅聘请的乐队的小提琴手,那时他每晚来舞厅演奏,中间放迪高乐队,休息时他就下舞池跳舞。后来乐队散了,他每晚仍来。舞厅里有许多人,在外面彼此是生人,互不了解,但在里面是熟人。据说余志已经没有工作(工厂倒闭),靠老婆生活。不过,从余志每晚来舞厅看,他的生活质量还蛮高。余志的老婆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上班,收入颇丰,看来她不仅养着老公,还放他自由。

说余志成了赵玮青的舞伴,开始时并非指一种互相有约的关系,那时赵玮青和林玉红每次到舞厅去都会碰到他,而不知不觉地,只要赵玮青来了,余志就基本只邀请她。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发生这种变化后,而且,“约会”和跳舞无关。这是他俩关系的特别处,跳舞是不需要预约的。那次,余志邀请赵玮青双休日去郊游。余志告诉赵玮青,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城镇外,东北方向三十里处,有一个叫“蓝岛”的地方。赵玮青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对“岛”这个名称感到惊讶。余志向她解释,这个“岛”的意思,是世外桃源,远离城市,绿野环抱。他们就约定了日子同去。

赵玮青本没想到自己会接受这一邀请。余志的方式和赵中华有很大区别,后者一直只约她跳舞,余志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不受舞伴关系束缚。其实,赵玮青现在接受的,比刚被她终止的和赵中华的关系更突出,但对此她好像并无计较。而且,她事先也没有告诉林玉红。

“蓝岛”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概念,和周围的田野环境界线不明,只是有更多的树木和草坡。突出的是一片树林,高大,有异香,长在一块隆起的土坡上。树林里有足可以供人休憩散步的空地。余志不是第一次来,他驾着摩托,轻车熟路。他们借了一副吊床在树林里挂上,余志怂恿赵玮青爬上去,他自己站在吊床边摇它,摇它。“蓝岛”还没有商店和餐馆,不过他们已作了准备,带着食物和饮料,在树林里席地野餐。比这一幕更浪漫,余志带了他的小提琴,在野餐中为赵玮青拉了几曲,树林里的鸟儿似乎都被吸引盘桓在他们头上。余志还拉了多年前他每晚在舞厅里拉



的圆舞曲。他们的交谈,也可说是余志一人的独语,绵绵不绝,特别富有感染力,和赵玮青以前经历的不同。余志不仅十分健谈,而且态度坦诚、恳切,他初次约赵玮青单独见面就一五一十向她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其中并不回避失败(高考落榜)和困境(失业),他“厚颜无耻”在这个他正试图接近的女子面前说:“我现在不着急,我老婆赚得很多,养得起我。”他平时本来就是表现如此,每晚泡舞厅,而不急于找工作。他这么表白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形象。不知道赵玮青对此怎么看?一个男人的作为和责任,在他们共处的这种状态里是无足轻重的吗?

他们的第二次单独见面是余志请赵玮青吃饭。为了赴这个约,赵玮青把情况告诉了林玉红。在韩大庆在家时,林玉红打电话给赵玮青,邀她那天去南京路步行街逛街。余志坐了出租车在她家对面路口等她,然后带她去城外吃饭。那天赵玮青也喝了一小杯玫瑰色的红葡萄酒,余志几乎喝了一瓶。余志的酒量很大,但令赵玮青意外的是余志脸红耳热地告诉她,他小时候爱好文艺,除了音乐,还喜欢诗歌,现在还会写诗。然后他满脸严肃地看着赵玮青说,上次我们到“蓝岛”去玩,回来后我就写了一首诗。赵玮青不禁笑嘻嘻地看着他说,是吗,什么时候给我拜读一下。余志说,今天没带来,以后请你指教。

几天后,赵玮青在单位收到余志一封信,这是他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她很意外,不是对方给她写信,而是对信的内容。现在余志的每一个行动都有令她吃惊的新内容,在那封信里,余志的字写得很漂亮,句子脉脉含情,并且果然郑重其事地提到写诗的事,说,请赵玮青在她方便的“中午”到他家作客。为什么说是



中午,因为赵玮青一星期有两个中午有空,两点钟上班。赵玮青收到此信后第二天,还没有答复余志,就又接到了余志的电话,询问她信收到没有,可否接受他的邀请,他已把诗整理出来,恭候光临云云。

那天,赵玮青把一个漂亮的本子放进包里。她还没有告诉余志,她也从小喜欢诗,现在有时也还写诗。自从学校毕业后,平时早已想不到谈这些,但不料碰到声称喜欢诗的余志。赵玮青把写诗的本子带上,做好和余志交流的准备,但她心里明白,这恐怕只是一种姿态(自己不会拿出来)。到了余志家,他们没有马上谈诗,客厅的矮几上摆着余志为这次见面准备的水果,有紫色的美国提子、金黄的香蕉和泛着玫瑰红的饱满的荔枝,醒目。余志的家是一套宽敞的新房,他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后,余志向她介绍说,这是他老婆买的大众公司的福利房。赵玮青那时也想买房,对房型和室内布置比较感兴趣,就起身要求参观一下。转了一圈,回到客厅,余志说,吃水果。赵玮青一笑。这时两人的目光都落在水果盆旁一个灰色的本子上。余志也笑,说,这就是我的诗,你不要笑,这几首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这几天专门选出来抄在这里准备向你请教。

赵玮青就有点脸红,拿起余志的诗集。她先是正襟危坐捧着本子默读。但读了一会儿,好像没有读进去——那些字好像太花。赵玮青就集中注意力盯着它们,一个一个看。为了提高效率又干脆朗读(不放过每一个字)。赵玮青读了20多首,包括那首《蓝岛印象》。虽说是非正式朗读,但是赵玮青基本功很好,音色悦耳,普通话标准,语调有感染力。不仅余志抬头目不转睛地看





着她，她本人也有点忘情。但是，赵玮青虽然读得很流畅，她的脑子还是没有跟上去，她眼前的那些诗句好像彼此孤立，赵玮青凭自己对语音和文字质感的直觉反应朗读它们，心里很茫然。余志却感觉自己的诗在赵玮青的声音里似乎格外意味深长，在赵玮青朗读时情不自禁伸手放在她脑后，碰到了她柔长润滑的头发。他早就想这么干。

赵玮青没有勇气把自己的诗拿出来，当她接受余志拥抱时，和她的身体相比，她的诗好像更是她不可示人的“私处”。她犹豫不决地问自己，要不要给他看？她却藏着这个“私处”，轻而易举地和余志亲近了。

当时电视台正在播放连续剧《还珠格格》，剧中有所谓“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铮铮爱情誓言。那个中午，余志在抚摸赵玮青时，她忽然抓住他的手，睁大眼睛说，我问你个问题，《还珠格格》你看吗？余志摇头，不看。因为每天晚上他都在舞厅。赵玮青说，《还珠格格》里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会对我这么说吗？余志笑，就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赵玮青竖起一根手指碰了碰余志的嘴唇，要求余志和她一块说。余志点头看着她，跟着她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赵玮青松开余志的手，闭上眼睛。这时，赵玮青已经被余志除下衣服，赤身裸体，她是否准备余志不愿说呢？

这以后，赵玮青和余志见面增加了，但方式还和以前一样，如果赵玮青想见余志，她就约林玉红晚上到舞厅去，可以在那儿见到他，如果余志想见她，就给她写信或者打电话。余志现在仍然



每晚去舞厅,这一保持十多年的夜生活没有因为和赵玮青的新关系而改变,而赵玮青也没有因为这个不能接受余志的生活习性,她到舞厅去见他正是一种默认的姿态,这也不妨碍他们在另一种场合,继续学说《还珠格格》里的爱情誓言。当然,赵玮青的处境是有点微妙,她一星期最多能去舞厅一次,其他呆在家里的晚上,她不可能停止自己关于舞厅的想象,她缺席的舞厅,现在总令她魂系梦回。而当她出现在舞厅时,她又总能在余志身边见到其他女子。这种情况即使事先有约也不可避免。赵玮青能够得到的是,余志在她出现后就离开其他女子到她这边。不过还要有所准备余志随时会走开一下,也有女的主动跑过来和他说话。

赵玮青仍每次都约林玉红和她一起去舞厅,始终保持和余志见面时的跳舞主题。而余志给她打电话或者写信,约她见面都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有时,余志向她发出约会邀请(他已熟悉她的上班规律),而赵玮青正打算这天晚上去舞厅见他,就说,中午我不来了,晚上我去舞厅。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发生以下一段对话:

“我想邀请你中午过来坐一会儿,和你晚上去舞厅不矛盾。”

“晚上就要见面的,中午我想不过来了。”

“这不矛盾的,两回事。”

“两回事啊?都是和你见面。”

“那你中午过来,晚上不要去舞厅了。”

“我喜欢跳舞。”

“还是在家里见面好,舞厅里太闹,没法安安静静坐一会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舞厅里有人陪你跳舞。”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天天到舞厅来。”

赵玮青中午还是过去的。每次，余志都郑重其事地准备好水果和饮料，但是，这些东西每次都几乎只是一种仪式和摆设，他们只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一下，还没有享用什么，这一仪式就已告结束了，然后余志俯下身把她抱起来（赵玮青不否认自己心里喜欢这种感觉——瞬间的颤抖，似比做爱的反应还令人难忘），余志把她抱起来，他身高 1.78 米，体重 80 公斤，轻而易举地抱着她到卧室去。余志做这件事毫不犹豫，驾轻就熟，完全不需要赵玮青帮助，赵玮青完全可以由着余志，摆出自己喜欢的女人的被动姿态，闭上眼睛，身体不动，就像处于睡眠状态。赵玮青一任余志按部就班摆布自己，在余志和她做爱时，她也始终闭眼侧脸，身体有些下意识的反应也水波不兴。

在赵玮青的性经历中，有一个秘密必须要在公开：她还没有过性高潮，她一直感到，自己实际的性生活不如文学读物和电影中描绘和展示的那么激动人心，而正是这些炫目神秘的文字和场面，在她的少女时代即已刺激了她的性幻想。这个秘密也是关于她的先生的，似乎由于体质和性格的原因，韩大庆在性生活中也习惯于依赖女性。赵玮青有一种感觉，韩大庆简直把这件事如同其他家庭事务一样交给了她。而在做爱方式上，韩大庆也无师自通地占据了她的位置，似乎担心自己体力不济，呼吸不畅，会发生不测。当然赵玮青从来没有将自己缺乏性高潮体验归咎于韩大庆身上，其实她已不太相信“性高潮”的说法，而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这一经验告诉她，性是必要的，但没有那么惟一和刻骨铭心。她对性的期待和幻想，弥漫着性的氛围和情调（当然这和